

从彝族创世史诗中的集体记忆看其族群建构

纳张元(彝族)

内容提要: 彝族创世史诗是彝族先民在特殊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中所建构的一种集体记忆和历史表述,它是族群为了强化其认同,增强族群内部凝聚力,进而对本族群历史进行的创造与建构。他们以集体记忆内容的重构,不断强化对本族群的族源认同、族群身份认同和族群自我认同。

关键词: 彝族 创世史诗 集体记忆 族群建构

彝族创世史诗概述

创世史诗是民间文学的重要体裁之一,它是“诗性的历史”,是远古各民族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①少数民族的创世史诗语言朴素优美,蕴含着深刻的人文物质。“这些史诗是各族人民艺术创作的结晶,反映了各民族的世界观,是研究各民族古代社会、历史、文化、风俗习惯等的重要素材”。^②少数民族创世史诗都以诗歌、说唱为表达方式,以神话传说为其内容架构,描述天地万物的生成及人类的产生、民族的起源。从史诗人文精神的主题来看,它是少数民族对万物起源这一命题的探求,从史诗的具体内容看,反映的是人类改造自然的历史^③,而从史诗的深层精髓看,它是少数民族集体记忆在历史发展中不断创造和积累的结晶,从它可以看到少数民族集体记忆在历史生活生产中的建构历程及其所形成的样态内容。

创世史诗在中国南方地区的蕴藏量极为丰富。彝、苗、壮、白、傣、纳西、拉祜、佤、傈僳、景颇、普米、德昂、怒、阿昌、基诺、独龙、哈尼、布依、水、瑶等民族中都流传着本民族或本支系的创世史诗。作为中国具有悠久历史和古老文化传统的彝族,关于开天辟地的创世史诗内容丰富纷繁,篇幅波澜壮阔,它们围绕天地起源、万物起源、人类起源展开巨幅画卷,把彝族先民朴素的宇宙观、进化观、历史观、信仰观、道德观、伦理观融于其中,从而构成一个有机的有序的整体。^④四川、云南、贵州等省区的彝族民间蕴藏着极为丰富的创世史诗。现已出版的彝族创世史诗作品,除了“四大创世史诗”即大小凉山彝区流传的《勒俄特依》、云南彝区流传的《阿细的先基》、《查姆》和《梅葛》之外,还有云南彝族的《尼迷诗》、《尼苏夺吉》、《阿赫希尼摩》、《门咪间扎节》、《俚泼古歌》、《嫫紫荣阿依与迷紫荣阿玛》、《满锦十二

① 桑俊:《2004年史诗研究概述》,《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

② 孔令琼:《试析云南少数民族创世史诗的人文特质》,《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07年第5期。

③ 孔令琼:《试析云南少数民族创世史诗的人文特质》。

④ 杨春华:《彝族创世史诗中的历史观、信仰观与伦理观》,《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

发》、《创世纪(天地人)》、《洪水淹天》、《阿文苟兹图》等;贵州彝区流传的《洪水泛滥史》、《洪水与笃米》、《西南夷志·创世志》、《天地祖先歌》等。

彝族创世史诗中的集体记忆

集体记忆,在哈布瓦赫看来,其本质上是立足现在而对过去的一种重构。记忆需要来自集体源泉的养料持续不断地滋养,并且是由社会和道德的支柱来维持。社会中不同群体和机构的不同集体记忆,都是其成员在经历了很长的时间,在思想中不断润饰、消减和完善中才建构起来的。^①由此可见,集体记忆就是该集体的全体成员在长时段内对于过去形成的集体的共同表象。^②而史诗我们也可以说是族群以诗歌、说唱形式所表现出的历史的集体记忆,就这一点而言,史诗与集体记忆之间存在着某种同构关系。所以,史诗也具有了集体记忆的一些特点。如集体记忆一般,史诗是族群过去生活在历史上的记忆留痕,史诗是不断再生产,再创造的集体记忆,通过对史诗记忆之路的探寻,可以寻求到集体记忆的建构历程、建构方式以及族群的集体记忆特征。

(一)创世记忆

对于天地的开辟、万物的生成,彝族先民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这些独特的理解依附史诗,随着时间的推移深深植根于他们心中,代代相传。

亚里士多德曾总结:“在那些最初从事哲学思考的人中间,多数人都是只把物质性的始基当作万物的始基。因为,一个东西,如果一切存在物都由它构成,最初都从其中产生,最后又都恢复为它(实体常住不变而只是变换它的性状),在他们看来,那就是存在物的原素和始基。”^③对于万物的始基,《查姆》^④中有这样的叙述:远古的时候,世上只有一团混沌不清的雾露,“时昏时暗多变幻,时清时浊年复年”,“雾露里有地,雾露里有天;雾露变气育万物”。《阿细的先基》^⑤中唱述到“最古的时候,没有天和地”,只有云彩,“云彩有两层”,后来“轻云上飞去,就变成了天”,“重云落下来,就变成了地”。《勒俄特依》^⑥描述“天地未分开,洪水未消退,一天反着变,变化极反常;一天正面变,变化似正常。天地的一代,混沌演变水”,水是混沌状态中演化出来的第一种物质,万物变化都始于水。《天地祖先歌》^⑦认为“最古的时候,没有天和地。”宇宙处于“混混沌沌中”。由于“大风轻轻吹,清浊渐渐分。清气往上升,浊气往下降。清气变为天,浊气形成地。”《尼苏夺吉》^⑧中亦讲述:“时间没有地,

① [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毕然、郭金华译,第5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② 彭恒礼、杨树喆:《史诗之谜与族群记忆——汉民族没有史诗的深层原因探析》,《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

③ 北京大学哲学系编《古希腊罗马哲学》,第4页,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

④ 云南省民族民间文学楚雄、红河调查队搜集,郭思九、陶学良整理《查姆》,云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⑤ 云南省民族民间文学红河调查队搜集翻译整理《阿细的先基》,云南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

⑥ 冯元蔚译《勒俄特依》,四川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

⑦ 阮居平编著《贵州民间长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⑧ 云南省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办公室编,昝孔、李宝庆整理《尼苏夺节》,李八一昆、白祖文、白刊宁收集翻译,云南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

世间没有天。整个宇宙间,天地都不分。左右是海洋,前后是海水”。《门咪间扎节》^①也说:“云彩来造天,雾露来造地”。史诗中描述的“雾露”、“云彩”、“水”、“气”、“海水”都是物质。彝族先民在科学不发达、思维能力较低的情况下,用感性的、简单类比的方式进行具体的思维,从而总体认知自然界。由此看来,彝族先民对天地形成的解释带有朴素唯物主义成分。

万物起源作为创世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史诗中较重要且有特色的部分。同样,在彝族先民的原始记忆中,万物亦来源于客观存在的物质。《梅葛》^②中讲述世上万物皆由老虎垂死化身而成,格兹天神的五个儿子用“虎头作天头。虎尾作地尾。虎鼻作天鼻。虎耳作天耳。左眼作太阳,右眼作月亮。虎须作阳光,虎牙作星星。虎油作云彩,虎气作雾气,虎心作天心地胆,虎肚作大海,虎血作海水,大肠变大江,小肠变成河,排骨作道路,虎皮作地皮,硬毛变树林,软毛变成草,细毛作秧苗。”《创世纪(天地人)》^③当中描述黑白双虎神下落人间化身万物,“虎气变云雾,虎血变雨水。虎眼变星辰,虎泪变甘露。虎毛变草木,虎肉变泥土,虎骨变山梁,虎肠变江河。虎肚变大海,虎胆变湖泊。虎虱变走兽,虎蚤变虫蛇。虎耳变蝙蝠,蝙蝠成飞禽”。由老虎垂死化身演变而来的万物与其原有的形态存在着某些必然的关联。

(二)人类起源记忆

彝族创世史诗中人类的诞生有起源于大神造人的,也有起源于自然生人的。《查姆》中龙王的女儿赛依列派儿依得罗娃造出人类的第一代祖先。《阿细的先基》认为人类的男始祖“阿达米”和女始祖“野娃”是由男神阿热和女神阿咪分别用黄泥和白泥制造出来的。《尼苏夺吉》唱述“诺谷小龙儿,红土塑人型,长一只独眼,生在脑门前。造四个大官,再造众百姓。”《梅葛》说人是由雪变成的,而雪是格兹天神撒下的。《勒俄特依》里描述人是由红雪变化而成的。《创世纪(天地人)》中则叙述黑白虎神交配生了四子,分别为龙、虎、牛、人,各归其位、各司其职。

然而,关于人类的起源,或者说彝族祖先的诞生,史诗中更多的呈现的是一个更接近于达尔文进化论的观点——人类是经受住了客观环境的考验而最终生存、繁衍下来的优秀人种。

《梅葛》中提到人类的诞生,格兹天神“撒下三把雪,落地变成三代人”。头把雪变成独脚人,“只有一尺二寸长”,他们以泥沙当饭菜,因无法生存而被晒死了。第二把雪变的人有一丈三尺长,树叶做衣裤,吃山林野果,住老山洞,最终也被晒死了。第三把雪变成竖眼睛人,但由于这代人“心不好”、“不种田”、“不拔草”,“一天到晚,吃饭睡觉,睡觉吃饭。”于是格兹天神发洪水,把这代人换掉。洪水过后幸存的两兄妹在神的撮合下繁衍后代,从此有了横眼睛人。《查姆》用很大的篇幅谈到人类自身的历史发展。开天辟地之后,龙王的女儿赛依列安排儿依得罗娃造出人类的第一代祖先,称为“拉爹”。这代人“一只眼睛生在脑门上”,故称为“独眼睛时代”。但这代人“年头年尾认不得,道理也不讲,高低也不分,长幼也不分”,于是众神便制造了一场干旱,把独眼睛这代人全晒死了,只留下一位学会劳动的

①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楚雄彝族文化研究室译《门咪间扎节》,彝文献译丛第1辑,1981年铅印本。

② 云南省民族民间文学楚雄调查队搜集翻译整理《梅葛》,云南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

③ 彝族创世史诗,流传于宾川县古底彝族乡东升一带,由褚家明述,宾川彝学会整理。

“做活人”躲在葫芦里得以幸免。神女罗塔纪姑娘用水给“做活人”洗净全身，独眼睛变成了直眼睛，他与仙姑娘撒赛歇结为夫妻，生下了后代直眼人“拉拖”。直眼人越来越多，过了9700年，世上人多得住不下，经常吵嘴打架，不管亲友和爹妈。于是天神又决定降一场洪水来换这代人，阿朴独姆与妹妹幸免于难，繁衍了横眼人“拉文”。《勒俄特依》对人类起源有这样的叙述，“天庭祖灵掉下来”，“变成烈火在燃烧”，“变来又变去，生出一对哑物来，矮小又难看”。后来又“变成松身愚蠢人”，一代只有两尺高，二代一人高，三代如松树，四代如山峰，五代长齐天。后来，“天上掉下泡桐树。落在大地上，起了三股雾，升到天空去，降下三场红雪来”，“变成雪族的种类”，其中有血的第六种即是人类。《阿细的先基》提到世上的几代人，男神阿热和女神阿咪用八钱白泥造女人，用九钱黄泥造男人，从而有了“蚂蚁瞎眼人”时代。后来，天空中出了七个太阳，把这代人晒死了，只剩下迟多阿力列和迟多阿力勒，从此人类进入到“蚂蚱直眼人”时代。山羊和水牛顶架引起山火，烧死这代人，剩下吉罗涅底泼和吉罗涅底摩，进入到“蟋蟀横眼人”时代。又经洪水泛滥后，剩下兄妹二人从燕子那里得到瓜子，经过栽种繁衍了“筷子横眼人”，即现在的人类。《尼苏夺吉》中描述诺谷在世时所造的独眼人，在其去世后胡作非为、道德沦丧，“终被洪水葬”。世间仅剩娥玛与俄竜两姐弟，两人结为夫妻，生下了“两眼长正面”的子孙。但在娥玛与俄竜“终年归天后”，“人们起歹心，风气大变样”，于是天神又发大洪水，始祖独阿亩幸存下来，与三个仙女成婚，生下“横眼长头上”的子女。《阿赫希尼摩》^①对于人类的诞生有较为传奇的唱述，人类从水生动物演变为猿猴，猿猴学会走路后演变为直立人，而直立人又是从竖眼人演变为横眼人的。《洪水淹天》中也讲述了天地形成后，凡间有了人烟，诞生了独眼人和直眼人，但这两类人既不善良，又不遵循礼仪和规矩，盘古老天爷发怒，命令天神使人间干旱，死了不少人，后又用洪水淹天，人类中善良的两兄妹幸存下来繁衍了以后的人类。《满锦十二发》^②中提到人类起源是一个较为曲折的过程，天神先后派火神和金童玉女下界造人均不成功，后来神仙们用冰做骨、雪做肉、风做气、雨做血、星做眼才创出了草、青松、杉树、筋草、铁草六种无血物和蛙、蛤蟆、蛇、鹰、熊、猴六种有血物，最后让猴一变再变，十代后才成了人类。以上几部彝族史诗的叙述均表明，人类的诞生并非是一时一地的一蹴而就，而是一个不断选择、抗争、进化的过程。

（三）民族分化记忆

基于彝族文化对异文化的质朴认识，在彝族先民的记忆中，人类诞生的同时，人类的各民族也随之产生，充分显示了彝族先民“自我”意识的强化。

《查姆》中关于民族的分化，源于“横眼人时代”，横眼人最初都是不会说话的哑巴。神王指点他们的父母砍来竹子烧炸，以竹筒爆裂时发出的声响治疗。火塘里竹子烧得叭叭响，火星飞溅，他们都被烫得叫了起来，叫“啊子子”的后来成了彝家，叫“阿喳喳”的后来成了哈尼，叫“阿呀呀”的后来成了汉家。从此各人成一族，三十六族分天下；三十六族常来

^① 云南省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办公室编《彝族创世史——阿赫希尼摩》，罗希吾戈、普学旺翻译，云南民族出版社1990年版。

^② 阿楠、张进发翻译整理《云南民间文学集成·石屏长诗卷》，石屏县文联1999年编印。

往,和睦相处是一家。《勒俄特依》中描述的民族分化与《查姆》有异曲同工之妙,兹俄尼拖与居木武吾成婚后生下三个哑儿子,后来偷听天神的话,“深谷砍了三节竹来炸,家中烧开三锅水来烫”,“首先烫长子,说声‘俄底俄夺’,成为藏族的始祖”;然后烫次子,说声‘阿兹格叶’,成为彝族的始祖”;最后烫么子,说声‘表子的咯’,成为汉族的始祖”。《阿文苟兹图》提到民族的分化源于洪水过后,比氏罗氏兄妹二人成婚生下九子,老大是苗族,老二是黑彝,老三是汉族,老四是回族,老五是撒梅^①,老六是傣族,老七是罗敏^②,老八是傈僳族,老九是密岔^③。《梅葛》中民族的分化亦源于洪水之后的兄妹成婚,妹妹喝了哥哥的洗澡水后怀孕,却生下个怪葫芦,天神打开葫芦,从中走出了汉、傣、彝、傈僳、苗、藏、白、回等九个民族。《创世纪(天地人)》中对于民族的区分带有明显的地域特征:“东方有卖材^④,林间垛木房。麻布红黑衣,射熊是能手。交友不嫌多,百里有亲家。东方有过拉^⑤,木板当瓦盖,男女红黑衣,天天种荞麦”。“南方汉人坝,瓦房处处白。上下锦缎衣,读书人做官。西边罗比^⑥多,石头能垒墙。锦布喜鹊衣,巧手出木活。西边又白夷,三月住一山。衣穿与我象,住山爱打猎。北边有傈僳,江坎崖洞屋。男女都披发,山药天天挖。北边有拉祜,江边株寨处。衣长不过脐,编竹是能手。罗罗^⑦在中间,割草盖房头。麻衣麻布裤,世代庄稼人。”

(四)洪水记忆

洪水灭世是彝族历史记忆的重要内容,在人类社会中“洪水记忆”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几乎所有的彝族创世史诗中都提到了洪水滔天的景象。

《勒俄特依》讲述洪水泛滥的情景,“牛日起云雾,虎日雷声响,兔日即下雨,龙日暴雨下四方,蛇日浪滔滔,马日洪水漫天地,江河水齐天”。《尼苏夺吉》中描述的洪水来源于四条神龙,“龙神抖一抖,闪电雷轰鸣;龙嘴张一张,冰雹像鹅蛋;龙尾摆一摆,猛雨降下来;龙脚蹬一蹬,暴风一阵阵;龙眼眨一眨,暴雨下不停。从早下到晚,黑夜下到亮。七天又七夜,昼夜不停歇。洪水不断涨,大地变汪洋”。《阿细的先基》唱述洪水是“天上的安渣神,在四方布起云”而导致的,“东方飘着红云,西方飘着黑云,南方飘着黄云,北方飘着白云。红云下红雨,黑云下黑雨,黄云下黄雨,白云下白雨。大雨下了三天三夜,小陷塘满了,大陷塘也满了。大雨下了七天七夜,雨水有山一样高了。大雨下了十三天十三夜,水连着天了”。《查姆》中提到了“天连水,水连天”的景象,“雨点鸡蛋大,雨柱像竹竿,下了七天七夜,大地茫茫被水淹”。《天地祖先歌》说“古呀古时候,天天下大雨,天也下漏了”。此外,《梅葛》、《洪水泛滥史》、《尼迷诗》、《洪水淹天》、《阿文苟兹图》、《嫫紫荣阿依与迷紫荣阿玛》、《创世纪(天地人)》、《洪水与笃米》无一例外都有洪水泛滥、淹没世上一切的描写。

① 撒梅:彝族支系。

② 罗敏:彝族支系。

③ 密岔:彝族支系。

④ 卖材:居住在三台地区的彝族。

⑤ 过拉:居住在三台地区的另一种彝族。

⑥ 罗比:白族。

⑦ 罗罗:彝族。

透过史诗,我们看到了面对洪水时人们的无能为力,他们只能采取躲避、顺应的方法以求个人的幸存,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天启或神启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同时,洪水中遗存下的人也必然要借助某些工具来避难。《阿细的先基》、《勒俄特依》、《尼咪诗》、《嫫紫荣阿依与迷紫荣阿玛》中用的是木柜,《梅葛》、《查姆》、《洪水淹天》、《阿文苟兹图》、《创世纪(天地人)》里讲的是葫芦,《洪水泛滥史》描述的是竹桶,《尼苏夺吉》中利用的是神鱼和木棺。

(五)婚姻记忆

在彝族创世史诗中,漫天洪水过后人间只剩下一人或兄妹(姐弟)二人,而且他们都具有心地善良、勤劳勇敢的品质。通过兄妹(姐弟)婚配或与天女成婚而繁衍了人类,使得人类再生。

《查姆》中的阿朴独姆兄妹,《梅葛》中学博若的小儿子与妹妹,《阿细的先基》中的吉罗涅底泼、吉罗涅底摩夫妇的小儿子和小姑娘,《尼苏夺吉》中的娥玛与俄竜姐弟,《尼咪诗》中阿拉、阿乃夫妇的三儿子和妹妹,《嫫紫荣阿依与迷紫荣阿玛》中的阿依、阿玛兄妹,《阿文苟兹图》中的比氏、罗氏兄妹,以及《洪水淹天》、《创世纪(天地人)》中的两兄妹,均为亲兄妹(或姐弟)成婚。与天女成婚而繁衍人类的,有《尼苏夺吉》中的独阿姆,《洪水泛滥史》中的笃慕,《勒俄特依》中的居木武吾,他们作为洪水过后仅剩的人类与天神之女婚配而让人类的香火得以延续。

然而,由于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亲兄妹(或姐弟)成婚,因此婚配过程中亦有曲折,需要得到上天的同意,并由此有了考验的过程。这些神占的方式多样,独特且神奇。《阿文苟兹图》中天神劝比氏罗氏兄妹成亲,兄妹很为难,并商议以打卦来决定。滚磨盘,磨盘合在一起;隔河穿针,线穿过针眼;隔山烧柴禾,烟子缠在一起,于是兄妹只好成亲。《尼苏夺吉》中娥玛俄竜姐弟“两人拿簸箕,登上山顶去。各在一面山,簸箕滚下去,刚滚到山脚,合拢在一起。”但是两人不愿做夫妻,于是“拿两把筛子,再爬上山去。筛子滚下去,又合在一起”。两人反复思量还是不能做夫妻,于是“各背一扇磨,再往山顶去。磨往山沟滚,滚到山沟里,不偏也不斜,紧合在一起。”姐弟俩才成了家。《阿细的先基》中吉罗涅底泼、吉罗涅底摩夫妇的小儿子和小姑娘都不答应配夫妻,但是“天上的金龙神,叫兄妹滚石磨”,“哥哥滚上扇磨,妹妹滚下扇磨”,“石磨滚到山凹里,妹妹的磨扇在底下,哥哥的磨扇在上面。”滚过石磨两人又滚筛子簸箕,筛子簸箕又滚到一起。接着哥哥站在河中手拿线团,妹妹站在河边手拿针,哥哥抛线出去,线正正穿进针眼。最后兄妹在两个山头架起火塘,火塘的烟绕在一起,两人才在金龙神的劝说下成婚。《尼咪诗》中阿拉阿乃夫妇的三儿子和妹妹在天神的指引下,通过滚磨盘、滚簸箕的方式决定成婚。《查姆》中阿朴独姆兄妹在神王次子涅依撒萨歌的神启下,通过滚磨盘、滚筛子簸箕、河水里引线穿针等方法来“验证”,兄妹结为夫妻。

从创世史诗中的集体记忆看彝族族群建构

(一)集体记忆与族群建构

安东尼·史密斯认为族群起源的神话、族群地域的象征等文化因素构成族群的重要成分,这是因为“族群不是通过世袭血统脉络,而是通过保留在群体文化个体之中的持续的

感受,共享的记忆和共同的命运等脉络来延续的;也即族群是通过包含在各种神话、记忆、象征和价值观之中的文化亲和力脉络来延续的。”^①

族群建构基于族群认同,族群认同亦强化族群构建。创世史诗是彝族先民在特殊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中所建构的一种集体记忆和历史表述。它是族群为了强化其认同,增强族群内部凝聚力,进而对本族群历史进行的创造与建构。

彝族及其各支系的创世史诗,在继承族群口头传统的基础上,历经了漫长的口头传承过程。没有超强的集体记忆遗留功能和稳定结构的族群,是很难在如此之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在口头相传过程中,被完好地保留下来。所以,相对稳定的民族族群结构,相对单一的族群记忆,是形成史诗的温床。许多拥有史诗的民族如藏族、蒙古族等,都具备这类特征。^②而且,史诗中出现的与彝语支其它族群相似的文化源流和集体记忆,也足以证明彝语支族群在移民和生产发展中,保留着较强的文化记忆,该族群文化与彝语支族群文化一脉相承,彝语支众族群保持着结构的稳定性。

这里所谓的稳定性,就是指彝语支族群整体结构不会轻易改变,不会因为其外部结构的可变性特点而改变整个结构的根基。^③族群的稳定性是族群强大的文化根系,是区别于他族群的文化根源。如纳日碧力戈所说:“在族群的这些结构下面,具有一个相当稳定的规则,这个规则是一个族群区别于另一个族群的内在根据之一。构成结构的因素可以千变万化,但并不影响一个族群相对于另一个族群的心理界限,不影响对内象征性认同和对外象征性排斥的存在。”^④所以史诗中所展现的与彝语支族群一脉相承的集体记忆,是其民族特性保持,民族内部力量凝聚的一个重要表征,是彝语支族群结构稳定性和完整性的一个重要表现。

(二)创世记忆、人类起源记忆与族源认同

创世和人类起源严格意义上是作为人类存在于世间的彝族先民未参与其中的事件,然而在彝族先民的记忆中,创世记忆和人类起源记忆是如此的鲜活与真实。这种真实来源于彝族先民对生存空间及对人类自身的认知,对天地形成、人类起源的追溯和记忆,实际上就是通过这种记忆来增强本族群对族源的认同。

尽管来自于川、滇、黔等省区的彝族创世史诗中所描述天地形成的具体过程五花八门,但却都反映了一个共同的基本特点,万物的始基都是客观存在的自然物,即用自然解释自然。这种朴素的阐释表明了不同地域的彝族先民拥有相近的思维方式和心理结构。史诗在叙述天地起源演化时,各类神灵都是开天辟地的主角和英雄。如《勒俄特依》中的恩体谷兹,《阿细的先基》中的阿底神,《查姆》中的涅依倮佐颇,《梅葛》中的格兹天神,《阿赫希尼摩》中的阿赫希尼摩,《天地祖先歌》中的鄂莫肚和鄂莫府两姐妹。所有这些神灵都具有超人的能力,他们主宰着宇宙万物,能赐福和降灾于人类。他们是彝族先民心目中理想化了的祖先形象。史诗中还描述万物皆由老虎垂死化身而成,这与彝族的虎崇拜不谋而合。众

① 叶江:《当代西方的两种民族理论》,《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

② 彭恒礼、杨树喆:《史诗之谜与族群记忆——汉民族没有史诗的深层原因探析》。

③ 徐杰舜:《结构与过程: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与从多元走向一体》,《百色学院学报》2008年第5期。

④ 纳日碧力戈:《现代背景下的族群建构》,第14页,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所周知,彝族是一个崇虎的民族,彝族人称虎为“罗”,史诗中彝人以“罗罗”自称,即意为“虎族”,虎作为彝人的图腾被世代崇拜,虎就是彝族人心目中的祖先。直到现在,川、滇、黔等省区的彝族均有祭祀虎神的习俗,只是祭祀的时间和仪式不尽相同。

关于人类的起源,流传于弥勒的《阿细的先基》与流传于石屏、建水的《尼苏夺吉》说人是由泥土制造的,《阿细的先基》中还进一步提到“造人的那个时候,是属虎那一年,是属虎那一月,是属虎那一日,是属虎那一时。”又一次突出了彝族的虎崇拜。流传于大小凉山的《勒俄特依》和流传于姚安、大姚的《梅葛》说人是雪变成的。这些不同地域的相同叙述表明,创造他们的先民有着共同的民族起源。在史诗的叙述中,无论是《梅葛》中的独脚矮人到巨人到竖眼人再到横眼人,还是《查姆》中的“拉爹”独眼人到“拉拖”直眼人到“拉文”横眼人;无论是《勒俄特依》中的“哑物”到“松身愚蠢人”到“雪族的种类”,还是《阿细的先基》中的“蚂蚁瞎眼人”到“蚂蚱直眼人”到“蟋蟀横眼人”再到“筷子横眼人”;无论是《尼苏夺吉》中的“独眼人”到“两眼长正面”的人到“横眼长头上”的人,还是《洪水淹天》中的独眼人和直眼人到横眼人,我们看到所有的人类都经过了一个漫长的进化过程,而在这个进化过程中,先进、文明的标志是以眼睛的形状来凸显的,这同时也显示了不同地域的彝族先民对族群自身进化发展认识的一致性,亦表明了他们族源的同源性。

(三)民族分化记忆、洪水记忆与族群身份认同

民族分化记忆与洪水记忆是彝族及其支系对自我族群身份认同的一种表达,也是对族群自我肯定的集体自觉。

通过创世史诗的描述,可以看到区别于其他族群,具有本族群认知特征的记忆和认识。彝族先民很早就意识到人类是由不同民族构成的,即所谓“从此各人成一族”,“和睦相处是一家”。《查姆》和《勒俄特依》中叙述,人类祖先生下了三个哑巴,用烧竹子烧出的火星和烧滚的开水来烫,不同的民族说出了不同的语言,因此成了不同民族的始祖。语言固然是区分不同民族的一个重要标志,但这同时也说明了彝族先民对自我族群的身份认同。《阿文苟兹图》提到比氏罗氏兄妹二人成婚生下九子,其中的四子是彝族的支系,《创世纪(天地人)》提到由黑白双虎神诞生的人类有八个民族,其中的三个是彝族的支系。对彝族支系的突出叙述,也是对本族群的自我肯定。

洪水灭世在史诗中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它在史诗中一再被提及是为了加深人们对洪水的记忆,而共同的洪水记忆亦表明共同的族群身份。史诗中提到了洪水中仅剩的人借助木柜、竹桶、葫芦等工具避难而幸存,从中影射出彝族先民对木、竹、葫芦的崇拜。对木的崇拜与彝族的生存环境有关,也与彝族的原始崇拜有关,凉山彝族认为木头做的器具有一定的法力,毕摩在进行宗教活动时通常利用树木的枝叶等作为工具。彝族大多认为祖先从竹而出或因曾受到竹的庇佑而得以幸存,因而将竹视为祖先的图腾。从图腾的意义来看,人的来源之地也就是人的最终归属之处,彝族人认为人死后其灵魂要回到竹祖先那里,于是供奉竹祖灵位是川、滇、黔彝族共同的习俗。从哑巴孩子被烧竹子烧出的火星烫到而发出声音的情节也可以看出彝族对竹的崇拜。滇、黔的彝族认为天地未分之时的形状像葫芦,人类就是从葫芦状的天地中诞生的。而且葫芦腹大籽多,从葫芦里诞生出各民族的

祖先这一情节是女性生育过程的一种隐喻。史诗中影射出的原始崇拜,是彝族先民精神生活的真实写照,也是对彝族族群身份的认同。

(四)婚姻记忆与族群自我认同

对一个民族而言,婚姻是繁衍后代、延续族群生命的一个必然过程。婚姻记忆是一个族群历史文化的积淀,史诗中对原始先民婚姻记忆的重构能进一步凝聚族群意识,强化族群自我认同。

创世史诗中所反映的婚姻形态有兄妹(或姐弟)婚和天女婚两种。其中,兄妹(或姐弟)婚是原始血缘婚的反映,这种婚姻形态曾存在于彝族先民所生存的原始社会早期。从伦理学的角度讲兄妹(或姐弟)是不允许结婚也不应该结婚的,然而从史诗中描述的当时情况而言,他们必须结合。所以史诗中有了大量高难度的神占方式使兄妹(或姐弟)结合变得趋于合理化,这是史诗对其所产生的时代,即群婚、对偶婚取代血缘婚时,彝族先民的心理、道德的曲折反映。神占的方式在不同地域的彝族创世史诗中不谋而合,有滚石磨、筛子、簸箕等,而这些工具的出现是进入农业经济时期的表现。这些工具对氏族的生产与发展十分重要,因此先民们便把它们神化了。神占方式的出现一方面是为了寻求兄妹(或姐弟)成婚的合理性解释,另一方面也受到了原始信仰的影响。彝族先民在狩猎、战争、出行之前都要占卜,因此,对于兄妹(或姐弟)是否应该成婚这件大事来说也应该占卜。直到今天,川、滇、黔各省区的彝族在婚丧嫁娶、起屋建房、出行远足等生活中的大事之前仍然保留着请毕摩卜卦的习俗。就天女婚而言,洪水过后幸存的人类男子与天女结合,有一夫一妻型,也有一夫多妻型,这反映出了对偶婚的特点,这种婚姻形态曾存在于彝族先民所生存的原始社会晚期。关于天女婚在彝族古代社会的所指,目前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天上是君王所在地。古代彝族社会中,部落首领与君王之间素有联姻习俗,王国的君主为巩固其统治,将联姻作为一种手段,选一女嫁于部落首领。^①这种联姻被神化为天地开亲。另一种观点认为天女婚指的是与北方部落的姻亲关系。当居木向南迁徙时,征服了当地土著居民,定居下来后,具有北方游牧特色的居木部落和当地南方农耕民族在生产、生活各个方面均有明显的差异。而一个获得胜利的征服者为了保持自己在婚姻关系上的优越感,初期往往是不与被征服者结亲的。然而,相同血缘内部又不能通婚,只好保持和他们有联系的北方部落的婚姻关系。^②无论是血缘婚,还是对偶婚,都是曾经存在于彝族社会的婚姻形态,这些婚姻形态及其带有民族特色的婚姻习俗在不同地域的创世史诗中的反复出现强化了族群的自我认同。

综上所述,彝族及其支系的族群建构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过对自己族群的集体记忆去实现,他们以创世记忆、人类起源记忆、民族分化记忆、洪水记忆和婚姻记忆等集体记忆内容的重构,不断强化对本族群的族源认同、族群身份认同和族群自我认同。

(纳张元,大理学院文学院)

【责任编辑:毛巧晖】

① 肖雪:《洪水遗民神话解析——以彝族洪水神话文本为例》,《攀枝花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

② 巴且日火、杨慧云:《〈勒俄特依〉文化背景试析》,《凉山大学学报》2001年增刊。

从彝族创世史诗中的集体记忆看其族群建构

作者: [纳张元](#)
作者单位: [大理学院文学院](#)
刊名: [民族文学研究](#) PKU CSSCI
英文刊名: [Studies of Ethnic Literature](#)
年, 卷(期): 2013(2)

本文链接: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mzwxj201302017.aspx